

边陲军旅丛书

—— 边防纪事

瞿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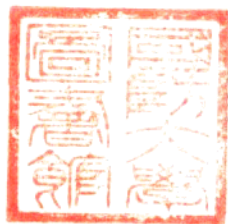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察一下敌情。没想到，敌人一发重型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边，整个地把他炸飞了。仿
没有存在过。他化作了一阵无影无踪、向北吹去的、夏夜和煦的风
…… 重地把副班长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了棺
…… 据他的遗言做的，开关拨响了，并 ……



东线



边陲军旅丛书

东 线

—— 边防纪事

瞿琮 著

东 线

——边防纪事

瞿 琮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西环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6.6 印张 插页 2 152 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0 册

书号: 10113·480 定价: 1.30元

ISBN 7-219-00423-0

I·96

造出你的“一寸土”来

(代序)

徐怀中

瞿琮同志以写诗和歌词而著名，由他作词的《我爱你，中国》、《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歌曲已经在全国广为流传，受到人民的喜爱。这几年他“疯狂”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地”。他写散文、报告文学，出版了评论集，科普作品集。他已经发表短篇小说近百篇，并发表了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迪斯科俱乐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东线》，已经是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了。他不是偶尔弄弄小说，我们可以从数十万字的篇页中去评说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能。

他毕竟是刚刚卷起裤脚蹚过小说这条河，难免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为了追求朴实无华而流于平铺直叙，以至显得有些拙笨；有时迷失在事件过程中，交待过于周详而缺乏必要的剪裁。然而，就是在那些略显笨拙的笔触中，我们却又不能不感受到一位诗人的心机。《九月的传说》，似乎是一个俗而又俗的故事，一个英雄连长邂逅一位在大学任教的青年女子，英雄+才女，落入新的公式之中，加之女方母亲的反对，于是，或者大团圆，或者两分离，此外无法给读者以任何想象力。性急的读者也许难以忍耐了。不料，作者三翻两

翻，居然生出曲折波澜，引出往事与现实的对照、母亲与女儿的冲突来，刚刚峰回路转，突又柳暗花明，假牺牲的喜剧正要圆满收场，却又在落幕之际变成了悲剧。突变，成为瞿琮小说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使他在短短的两三千、三四千字的篇幅里布阵，设伏，调度有方，以少许胜多许。类似的篇章还有《包着镍边的小圆镜》、《无字的墓碑》、《一个女兵的墓》等。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突变作为推进小说情节的有力杠杆，推出一个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掷给读者一个个沉甸甸的问号和惊叹，令人久久回味，小说的意蕴由此得以深化和强化。

突变，包含着瞿琮对军人生活的理解。在艺术手段的偏好中，不仅是表现出作家构造作品的特点，而且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把握。美国短篇小说巨匠欧·亨利就善于运用“突变”，他的《麦琪的礼物》和《财神与爱神》，都有出人意外的结局。欣赏作家匠心独运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前者表达了作家对“贫贱夫妻”信守的愛情的高度赞美，它是黯淡贫困生活中偶然显现的灵光；后者则是对金钱创造的“奇迹”的嘲弄。瞿琮小说中的突变，则是源于他对军人的职业、对牺牲的理解：军人，尤其是处于战争条件下的军人，他的牺牲、他的奉献是必然的，但其表现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的，和邂逅的爱情相比，与死神邂逅的几率要大得多。这种牺牲，很少有什么大肆铺陈的英雄气概和壮烈场面，也未必就与显赫的功勋连接在一起，就象《遗愿》中的张式谷，一出坑道就被炮弹炸没了，“仿佛他的躯体从来没有存在过”。瞿琮的多篇小说中，都写到类似于此的死亡。这不期而遇的、作品的主人公和读者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死亡，以其平淡无奇反衬

着战争的酷然，以其偶然牺牲证明着军人的必然命运和自觉承受这种命运的崇高品格。《暗绿色的山谷》等则从军人妻子和儿女方面，更有广度地表现出军人的牺牲，虽没有硝烟，没有流血，却要付出同样的沉重代价，正是“军人牺牲岂止在战场”啊！

阅读《东线》，我想到了关于作家的“发现”。近年来，我们的目光大多集中于“西线”，即云南老山。我没有作过调查和比较，不知道是否老山战斗中可以成为文学素材的东西更多一些，更生动一些。我只是从瞿琮的作品中感到在其中的某种差异。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两年间，瞿琮曾四次深入广西前线，他是沿着边防一线走的，从防城、东兴到靖西、那坡，几乎每个前线哨所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写了边境战事，也写了无战事的边境；他写了士兵，也写了各级干部和高级指挥员，写了他们的母亲、妻子、儿女；他写了我军，也写了越军，写了越南边民，且写得饶有兴味（在六十年代援越抗美时，瞿琮曾作为随军记者在越南丛林里度过了一年战争生活）。这就不但部分地弥补了我们军事文学中，东线题材相对薄弱的缺陷，也使我想到，象瞿琮这样我行我素，自辟蹊径，在别人冷落的地方开掘自己的矿藏——那怕是属于“贫矿”，实在是值得称道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一双火眼金睛，识得真世相真人生，在生活中造出你的“一寸土”来。

是为序。

草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

目 录

- 造出你的一寸土来(代序).....徐怀中(1)
- 九月的传说.....(3)
- 价 值.....(4)
- 人生短暂的一瞬.....(14)
- 在乳白色的晨雾里.....(23)
- 在向西往南的列车上.....(28)
- 在猫耳洞的日日夜夜.....(33)
- 包着镶边的小圆镜.....(41)
- 吻.....(46)
- 弯弯的山路.....(51)
- 遗 愿.....(59)
- 昨夜 小雨打湿了边境.....(64)
- 穿行在亚热带的雨林里.....(70)
- 永远的爱.....(77)
- 花仙子.....(83)

披着硝烟的新娘.....	(89)
阵地上的马樱花.....	(97)
双色柠檬.....	(103)
淡淡的 一缕轻烟.....	(108)
哦 那一棵是梔子花.....	(115)
无字的墓碑.....	(119)
一个女兵的墓.....	(124)
啊 妈妈.....	(131)
士兵与棋子.....	(137)
英雄醉酒.....	(143)
输 血.....	(151)
在界河的那一边.....	(157)
五号狙击手的覆灭.....	(163)
跳迪斯科的越南兵.....	(171)
阿 梅.....	(176)
第一捕俘手.....	(181)
在塹壕里.....	(189)
这血，应该洒在阵地上.....	(194)
暗绿色的山坳.....	(199)

九月的传说

九月，是一首浪漫的诗。天边的云朵就象一块一块的七巧板，拼合着各种各样生趣盎然的图案，耐人寻味。连长林海顺盘腿坐在堑壕外的一块大青石上，望着那遥远、遥远的天际，似乎在欣赏着，又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他狠劲地吸着烟卷，不到二十分钟，已经换了三枝。

文书张团，高中生，白净面孔。专爱读司汤达、莫泊桑、德莱塞的小说。瞧着连长的背影，止不住向着通讯员王超努了努嘴，做了一个怪相。

王超会意地笑了。

连长参加师里的英模代表团，到南宁、广州，走了一圈。四处给人作报告。一等功荣立者嘛，英雄事迹讲起来，自然头头是道。三天前才回到前线。

离开连队不过一个半月，衬衣领子变白了，心绪也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他经常一个人闷坐着一枝接一枝地抽烟。

用文书张团的话来说，八成是“堕入了情网”。玩笑间，连长似乎成了欧美言情小说中的人物。

一些迹象表明，张团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并非无稽之谈。

张团小有才气。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士兵的爱情》的

小诗。据说寄出去，竟然还在西南的一份什么杂志上发表了。诗的前几句，是这样的：

邂逅 信 梦
象三脚架
支起来——
士兵的爱情。
……

连长读过。他的评价是——“狗屁不通”。弄得张团老大的不高兴。发誓以后写了诗，绝不再给连长看。

张团对通讯员分析说：英模代表团嘛，少不了到工厂去介绍事迹，到大专院校去跳舞、联欢。瞧咱们连长那样子，一米七六的个子，身材又匀称、又精神。穿上一身戴肩牌的新式军服，挂上一等功的军功章。那模样就别提了。就是眼睛小了一点，反而显得专注、有神。这样的青年军官，到哪里去找？一定是邂逅（这个词的意思是：偶然地相遇）了某一个工厂的打字员、秘书，或者是女大学生。也许是他主动，也许是她主动。总之，一见钟情，俩人就好上了。还有，你没有发现么？以前连长的信不多，只有他的母亲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镇子上，每月给他来一封平安家信。可这回回来才三天，就收到了四封信。今天一天，就有两封。看了以后，就睡不着觉；就要做梦，做甜美的梦，做忧伤的梦……人们所信奉的“士兵的爱情”的三元素，“邂逅”、“信”、“梦”齐全。没错！连长他一定是在谈恋爱了。

进而又发现，给连长的来信那署名都一样：内详；笔迹和信封的款式也都相同，显然是同一个人。那发信地盖的邮

戳呢？都是南宁。

文书的推理，在连队的副指导员嘴里得到了证实。

凡有部队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有一条不成文的习俗：无论在下级面前如何一本正经的军官，遇到同级也会无话不谈，甚至开一些无伤大雅、而或粗俚的玩笑。军长们之间的谈话，与大兵们之间的谈话，就其放肆、坦率的程度而言，没有本质的区别。要了解一个军官的生活、爱情和家庭，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找他身边同级的另一个军官。是不是呢？

唯一能够打破这个界线的情况是：同乡！而张团与副指导员曹俊山，他们都是河南驻马店的人。副指导员很轻易地就满足了文书的好奇心。将他从连长推心置腹的谈话中得到的消息，通盘托出：

在南宁的一所大学里，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中了连长的心。

那天，他在讲台上作报告。讲着他带着二十四个战士坚守五二〇高地三天三夜的事迹。打退了敌人三十多次反扑，阵地前留下来四十多具侵略者的尸体。有一次，当阵地即将失守的瞬间，他抱起了一个爆破筒，拉开火索向敌群冲去。胆小鬼们抱头鼠窜，直往山坡下滚去。连长在甩出爆破筒的十分之一秒，分明比电脑控制还要精确，就地一卷身，贴近了一块屏风也似的山石！这是勇敢沉着、临危不惧的代表作……搏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惊叹和掌声。

忽地，林海顺凭着他的第六感官，发觉有一道火辣辣的目光，自始至终盯着自己。宛如一面凹镜，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凝聚在一个焦点上。谁？这是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姑娘，模样看不太真。似乎剪的是一个从中间，向左、右两分的短运动头。和会场上的大多数人……不一样。她没有戴眼镜。

除了从她专注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热情、真诚、仰慕以外，并没有其它的特别之处。在这一次的巡回报告的活动中，类似的场面、类同的目光，林海顺遇得多哩！所以当时除了心头一热，也就很快地过去了。

回到住宿的招待所，林海顺洗了澡，正要洗衬衣，却听见陪同英模代表团的军区政治部的马处长在走廊上喊到：

“林海顺，电话！”

“谁？”

“就是你！注意点儿，是个女的！”

“别逗了！”

林海顺心里想着，可能是连队来的电话，又要买电池、录音磁带什么的。没想到，真是一个女的。

她说，下午听了他的报告很激动。明天想请他参加系里的教工联欢会。

教工？

是的。她已经大学毕业了，留校当助教。就在原来那个系。

不知道为什么，林海顺触电似地，马上意识到，她就是那个坐在头排的，剪着短运动头的姑娘。

“明天，可能……”

“你们明天下午没有安排报告会，是自由活动时间。”她的语调轻柔，却说得非常肯定。

“那，好吧！”林海顺不由自主地应承了下来。

奇怪，她怎么会这么了解英模报告团的活动呢？而且算计得如此清楚。再还有，她是从哪里知道报告团的电话号码的呢？

林连长问了马处长。马处长笑而不答，对林海顺要去参

加联欢会的事，倒说了一句：

“到时别扭扭捏捏的，叫唱就唱，叫跳就跳！”

“哎，您放心吧！”

打参加联欢会后，连长的心里就有了一个“她”。一切一切、就象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

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

甜蜜的爱情，是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

……

然而，这爱情就象雨后的彩虹，消失得如同升起的那么快。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吹了！

“那女的，助教变卦了？”张团问道。

“不。是连长。”副指导员说。

“怪了。为什么？”

“只因为听了马处长的一句话……”

“马处长？”

“对。他转达了那女的母亲的话：‘当兵的么？在边界上？算了！可敬，但不值得我的女儿去爱。’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什么话？”

“连长气得不行。回来后，收到四封信，拆都没拆，就在信封上写了：‘此人已牺牲，退回原地’一行字”。

“但是，那信封落款是：内详哦！”

“他把信都寄回给了马处长。”

张团想，对，这事八成儿同马处长有些干系，应该找他

去了解了解。马处长以前到过连队，与当文书的张团打过交道。张团心里越想越觉得愤慨！不行，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尊重我们当兵的女人！

抬头望去，文书又看见连部墙上挂的那一个条幅：“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这是来阵地视察的军区政治部吴副主任的墨迹。最可爱的人？哼！

过了四天，张团被派到南宁去领文娱器材。临走，他找到副指导员，问了连长的那个女朋友的姓名：张越芳。办完了公事，他去到张越芳担任助教的那个大学，没有去见她，找到了人事处。了解到张越芳的母亲在自治区妇联工作，父亲在军区。

傍晚，遍地霞光。张团在军区大院前的林荫道上遇到了马处长。他们一家三口，正在悠闲地散着步。

“哦，马处长，我正要找您！”

“小张！什么指示？”马处长笑吟吟地说道。

张团告诉他，今天为了连长的事，气不过，去了大学，了解到那女助教的母亲在妇联工作，他的父亲，竟然在军区！

“在军区又怎么样？”

“应该、应该……”张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教育一下，总该吧！”

“嘿嘿，告诉你吧！那张越芳是咱们吴副主任的宝贝女儿。跟她妈姓的”。

“谁？就是给咱们连队题辞的那一个？”

“对，‘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他？！”一时间，伶牙俐齿的文书张团竟无言以对。倏地他看见，天边那一朵玫瑰色的彩云，正在随心所欲地变幻着，颇有些奇形怪状的，叫你捉摸不定。

价 值

把你的心紧靠着我的心，
于是火焰将燃烧在一起。

这是德国大诗人海涅的两句诗。它抄在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吴有迪贴身的一个布面的小记事本上。不是他的笔迹，是一溜娟秀的、稍稍向左倾斜的字体。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温柔的、有教养的女性为他写的。

小记事本的布面，已经褪色，宛如浸了雨水的爆竹纸的颜色。内页的纸面，开始发黄。年代久远罗！

这是吴副主任初恋的信物？

很难设想，象吴副主任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严肃、古板，属于“经典著作”一类的首长，也曾经谈过恋爱？！也曾经有过情书、幽会、接吻……不，绝不会的。

再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那又矮又胖的身躯，当年是怎样的匀称、矫捷，风流倜傥哩！

但是，一切都可以肯定发生过了。吴副主任膝下的小天使般的女儿——越芳，就是一个证明。雄辩地表明了，他曾经有过美满的恋爱和幸福的结合！

谁见了都要说，女儿象妈。越芳的母亲张卓娅，杭州人。常言道，江南的小雨、芳草、柳丝、夜月、长堤、花坞……描画了人的眉眼，滋润了人的肌肤，出落了人的身段。

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是一个罕见的“窈窕淑女”。如今五十多岁了，还依稀当年的俊俏模样。白皙、修长，看上去要比吴副主任高半个头。没人见她穿过高跟鞋。而他哩，新发的皮鞋也要送去钉上一个两公分厚的掌。上街的时候，必定是男前、女后，造成一种高矮适度的透视感。

他们是怎么认识，而恋爱结合的呢？吴有迪老家在河南，本人也没有在苏、杭驻过军。这千里的姻缘是怎样“牵”的呢？

在整个政治部里，怕只有马处长有机会，得以了解到顶头上司吴有迪的这一段非同寻常的“罗曼史”。

那一年，吴副主任带着马处长等一行十二员机关干部，参加了军区“前指”的工作。前线指挥部设在十万大山茂密的丛林里。整个营地，就象一个一个由绿色的帐篷组成的蘑菇群。马处长被分派同吴副主任住在一个帐篷里。

接连十天，绵绵细雨。打湿了山林，打湿了蜃壕，打湿了蜿蜒的边界。也似乎暂时地浇熄了熊熊燃起的战火……雨季的战地生活，是冗长而又乏味的。没有战报、没有通令、没有激动人心的快讯，当然也没有电影、录像以及其他的足以体现八十年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娱乐。只有聊天。这原始的、雅俗共有的、没有尽时的消遣啊！

聊新闻、聊旧事，聊经历、聊轶趣，聊小道消息、聊大报述评……也聊家庭、也聊婚姻，也聊爱情、也聊女人。那天吃罢晚饭后，两人相视无语。听着小雨哒哒地敲着篷顶，象爆豆子的炸锅。于百无聊赖之际，吴副主任点燃了一根“大重九”，对马处长讲起他的恋爱经过来：

吴有迪是当过志愿军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李承晚伪

军，打了三年仗。他当的是侦察员。驻守在汉江前线的时候，他穿着伪装服（其实就是把军棉袄、裤反穿着，再披一条白床单），在雪地匍匐向前，直突到美军的营指挥所的交通壕侧，捕捉了一个刚从鸭绒睡袋里爬出来小便，冻（也许更多的成份是：吓！）得瑟瑟发抖的美国军官。军衔是上尉。前线的记者给照了一张像。那吃牛奶面包的美国少爷兵，足有一米九十几，比瘦小的吴有迪，高出了近两个脑袋。

“这不是神话，是志愿军英雄创造的奇迹”。照片在国内的报纸上发表后，一夜之间，吴有迪成了新闻人物。信件，象雪片似地飞来。每天，通讯员都要从团部给他背回多半挎包。有各种各样人物的来信。象现在一样，也有寄红领巾的、也有寄葡萄干的、也有寄丰收田里的谷穗的，但为数更多的，是女孩子的来信。

“姑娘们？”马处长禁不住问了一句。

“对。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女学生。说来，你们年轻人也许会不相信，当时的女孩子最爱的就是英雄！”

“是因为巍巍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吧？”马处长半开玩笑地说。

“也可能。反正给我寄来的照片不老少。有些信甚至直率地坦露了爱慕之情。时至今日，我还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你说，这些女孩子，她们图的是什么呢？而我的各方面的条件，报纸上几乎都登出来了：

“论地位，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战士，连副班长都不是，

“论长相更是惭愧：又矮小，又丑陋，照片上的我，为了挺起胸脯，半仰起头，将一个深以为憾的朝天鼻，暴露得一览无遗，

